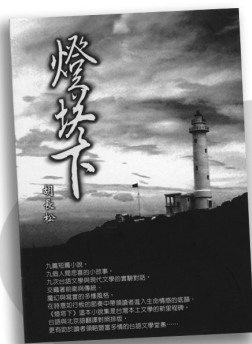


試介胡長松的第一本臺語小說集—

《燈塔下》的風景



燈塔下：臺語小說集
胡長松著 / 前衛 / 9408
200元 / ISBN 9578014600
平裝

文字工作者 ◎ 陳金順

由於胡長松累積了幾十萬字的小說創作經驗，加以天賦的才情與後天的努力學習，當他於2000年9月初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「臺灣新本土社」後，能隨即於隔（10）月寫出第一篇臺語小說〈死e聲嗽〉（發表於《臺灣e文藝》創刊號），這篇小說約3500字，採取魔幻寫實的技法，這種技法在臺語小說裡尚難得一見，初寫臺語小說的胡長松就勇於挑戰，可見他自我要求之高；宋澤萊給這篇小說的評價相當高，他認為「他的技法浸染了世界先鋒文學的色彩，堪足引人注目」。試摘錄一段讓讀者聞香，證明筆者所言不假：

即瞬，我才感覺著我e頭殼額仔，有一絲仔e熱流滲落來。

我看著伊對烏夜中消失e時，我e手嘛消失去，偃頭看，我e腳嘛消失，續落，是我e胸坎……

〈死e聲嗽〉之後，短短兩年（2000-2002）間，胡長松又創作多篇臺語小說，他將其中九篇結集成《燈塔下》一書；當中大部分為自然寫實一派，共七篇，如：〈燈塔下〉、〈偷〉、〈茄仔色e金龜〉、〈一條手巾仔e故事〉、〈一滴值錢e目屎〉、〈筆錄〉、〈矮仔吳文政〉等；其中，〈茄仔色e金龜〉（發表於《島鄉臺語文學》第21號）寫兩個童年

公元2000年之前，胡長松不曾寫過任何一篇臺語文學作品；曾分別於1997年和2000年由「草根出版公司」出版二本華語長篇小說集《柴山少年安魂曲》和《骷髏酒吧》（另一長篇小說《烏鬼港》尚未結集出版）；胡長松是道地的高雄人，因此這二本小說皆以他最熟悉的高雄為背景；《柴山少年安魂曲》約十萬字，寫一位誤入歧途的黑社會少年自殘的故事，技法為鄉土寫實一派；到了《骷髏酒吧》這部小說，篇幅一下子拉長到二十萬字，運用的技巧更為繁複，大體上為魔幻寫實一派；前輩作家宋澤萊以〈看好胡長松〉為題，為《骷髏酒吧》寫一篇推介序文，試節錄如下：

剛寫《柴山少年安魂曲》時，胡長松只能限定在一個人物上來完成小說，但到了第二篇的《骷髏酒吧》時，他已經能一下子書寫十個以上的人物，並且每個人物的把握皆十分具體準確，他的進步是如此神速！



時的玩伴，爲了爭奪一隻罕見的金龜子，終於鬧翻致彼此不相往來的地步，故事雖簡單，但藉由兩個孩童的行爲，得以管窺世間強欺弱的生態，寫來絲絲入扣，試摘錄如下：

我給金龜e 兩塊茄仔色e 殼挽落來，合伊e 翅仔，閣來，是伊e 頭。落尾，我給伊軟sim3 sim3 e 腹肚擲值土腳。

即時陣，『兩齒e』踞值樹腳，已經哮加足大聲。

「好啊！你莫閣哮，戲搬煞啊！」我用腳給彼隻金龜存落來e 腹肚joe5 joe5 咧，行過卜給『兩齒e』牽：「行，咱入去看電視。」

伊遂嚙予我牽，目屎擦咧，家已倚起來。

同樣以孩童爲主角的小說還有〈一條手巾仔e 故事〉（發表於《島鄉臺語文學》第24號），此篇小說故事背景爲高雄的旗後半島，主人翁是就讀幼稚園大班的阿玲，爲了一條印有米老鼠圖案的手巾，與姊姊爭寵，更不惜跟母親生悶氣，認爲媽媽比較疼姊姊，最終當媽媽拿給她一條有米老鼠圖案的手巾，阿玲總算破涕爲笑，全篇充滿童趣，刻劃小孩子爭風吃醋的樣相。

工商業社會愈發達，離鄉背景至大都市謀生的年輕人便愈多，尤其近年來電子科技日進千里，身爲電子新貴的人們，追逐高薪與股票分紅，成爲一時風尚；〈一滴值錢e 目屎〉（發表於《島鄉臺語文學》第22號）裡，「猴仔」一心追求名利富貴，遲遲無法履行回鄉的承諾，致使交往多年、留在南部的女友阿純嫁作他人婦，人世間魚與熊掌往往無法兼得，端看個人如何抉擇；透過雨幕，「我」淡淡的訴說「猴仔」以及諸多現代人的無奈：

過一分鐘，伊講：「對啦，你咁有聽講

阿純e 代誌？阿純……」

「我知影。她結婚啊，我有去予請。」

即時陣，伊歸個人縮值椅仔裡，吐大氣。

世風日下人心不古，社會普遍瀰漫笑貧不笑娼的風氣，作姦犯科無日無之；〈偷〉（發表於《臺灣e 文藝》第4期）車賊阿忠和烏龍，從屏東水底寮開一輛「跑天下」老爺車欲至萬丹，將之賣給收贓車的楊老闆，兩人沿路充滿期待，不料卻被楊老闆擺了一道，一氣之下，終於將贓車丟棄路旁，一「跑」了之：

烏龍閣開始卜敲電話。

「等一下！啊即張車咧？」

「當然嘛擱咧！唔，無卜等電仔來掠喔？」

阿忠將車停值路邊一叢茄冬樹下腳。即兩個少年家仔位車裡出來，先是好禮仔行，行差不多一百公尺以後，道開始走起來。

軍中事往往難以端上檯面，唯當過兵者方能體會其中甘苦；胡長松服役時擔任預官輔導長，當他欲書寫軍中小說時，自然以此爲題材下筆，2002年他一口氣發表兩篇，分別是〈筆錄〉（發表於《島鄉臺語文學》第26號）和〈矮仔吳文政〉（發表於《臺灣e 文藝》第5期）；從這兩篇小說中，我們得以窺見軍中若干黑暗面。

〈筆錄〉裡，透過敘述者「我」（新進榮烏輔導長）的旁觀，看到一齣軍中荒謬劇；營輔導長使喚一兵王德義替他買檳榔，被營長逮個正著，然而營輔導長推得一乾二淨，害王德義被營長罰關禁閉三十天，王德義氣不過向營輔導長嗆聲，之後卻一百八十度峰迴路轉，讓人啼笑皆非：

我值路裡提彼份筆錄起來看。

彼份筆錄大約講王德義偷買檳榔入來

吃，感覺真後悔，希望上級會使原諒伊一擺。

筆錄頂懸，王德義e手印宕加滿滿，不過，完全無提起營輔e代誌。

想想咧嘛真趣味，王德義最後竟然無入去關30工禁閉。

營長干擔罰伊禁假一工。嚙那安呢爾，伊禁假彼工，我繼續第二個月e留守，阿伊，竟然予營長合營輔e載出去。

同樣以第一人稱輔導長的角色敘述的〈矮仔吳文政〉，涉及了軍中管教與逃兵的問題；這篇對人物故事與心理狀態的描寫，更加細膩；吳文政當兵前是個問題少年，在軍中由於身材矮小受盡同僚欺負，但因為「老大」劉武雄罩他，變得有恃無恐；一日，兩人翹頭至營區外卡拉OK店玩樂，爲了「麗娜」爭風吃醋，吳文政被劉武雄痛扁一頓，打申訴電話向上級告狀，爲此，劉武雄送管訓，吳文政被關禁閉；從此吳文政成了過街老鼠，之後逾假未歸，導致第二次被關禁閉，在禁閉室裡嚐試各種方法自殺，由於輔導長的耐心開導，終於使他綻露難得一見的笑容：

劉武雄用手指吳文政e鼻仔。

「哈！哥仔！」吳文政笑笑仔給劉武雄講：「值即囉所在啊，莫認真啦！嬌姑娘仔一四界攏嘛有，對否？」吳文政倚起來。

劉武雄順手位吳文政e肩胛頭貼落。

可能是酒醉無節力，嘛可能是刁故意，劉武雄貼彼下未細下，吳文政退一步，跋落值土腳。

吳文政值悔過書頂懸，將伊入伍晉前e生活交代加真清楚。這前後有差不多個外月，我位伊靴了解未少物件。上重要e是，伊開始有笑容。

與小說集同名的〈燈塔下〉（發表於

《海翁臺語文學》第7期），原作為華文，曾被翻譯成英文登在《Taiwan News》上，宋澤萊認爲「若非這篇小說有過人之處，編者豈有這麼做的道理。」

〈燈塔下〉描寫高雄旗津「燈塔腳仔」一帶的景致，以及年輕人出外打拚後，遺留孤單老人獨居於此的普遍性問題，故事雖簡單，但極富深意：

久年來，臺灣海峽波浪打值山e岩壁，予伊向海e一面更加崎峭（khia7 chhiau3）；雖然山勢無懸，卻是予人畏嚇e絕崖。崖頂是一座百年歷史e白色燈塔，夜暗暝，慢慢旋轉e光線照值曠闊烏藍e大海，嘛照值旗後山腳一抱雜亂猶有老古珊瑚建築e房厝。

兩個月後，值燈塔下，天色猶未齊光e透早時，白幡發引，歐巴桑來福孀仔e棺木予人扛起來。

以上七篇爲類如莫泊桑所擅長之自然寫實一派的風格，不論寫景抑或寫情，行文自然如流水，剪裁工夫恰到好處，毫不勉強；唯胡長松與莫泊桑最大之差異爲：莫氏在數以百計的短篇小說中，絕大多數寫的是貴族或上流社會的生活，技巧雖渾然天成，下筆有如神助，但美中不足的是，缺少對下層社會之觀照；胡長松在這七篇小說中，無論寫孩童、小混混或阿兵哥，筆觸多帶同理心，對弱勢者的關懷之情溢於言表；這也是一位寫實小說家最大的才情所在。

《燈塔下》的風景如夢似幻、多姿多彩。「九篇短篇小說，九個人間悲喜的小故事，九次臺語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實驗對話，交織著前衛與傳統、魔幻與寫實的多樣風格，在詩意如行板的節奏中帶領讀者進入生命情感的底韻。」

對胡長松來說，臺語文學這條路才正要奮力前行。✎